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八

明　剡南張　岱著

徐階列傳

徐階華亭人幼墮眢井從其父輔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深壑中衣絓於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〻三人階爲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輔臣楊廷和見而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道遇言禮得戍逐者邑〻不樂

又念其父且老亟逆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
官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
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爲王氏學諸賢豪長者交口
稱譽階故階盡得縉紳間聲充經筵展書預修大明
會典時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
主於籩豆禮樂皆有所損益首揆張孚敬緣上指發
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讋亡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
五不可狀甚辯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

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曰、高帝少時作耳、胡可擬、階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擬 高帝少作、孚敬赧盡赤曰、即君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非古、然既以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氏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吾親階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孚

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　上緣孚敬意為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補延平府推官階既以尊孔子首抗　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階獨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凡繫囚三百吏輸銀法毋落猾胥手毀淫祠剏鄉社學又畫策捕獲

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尋陞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政。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仍視學政，考較公明，兩省所造，成進士為名臣者不可指數。望太子出閤，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讀，以母喪歸。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轉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故事，吏部大僚鑰東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咨訪邊腹要害、吏

治民瘼錯及寒暄語冀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
得少牢心傾爲之用譽聲日起明年兼翰林學士掌
院事尋擢禮部尚書從敬太子悉議喪禮稱　上旨
上察階勤慎召直無逸殿廬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
撰齋詞賜飛魚服吏部尚書闕廷推階爲首　上不
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
報庚戌虜闌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邉將之在
司敗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請行營自效報可已又

請　上還大内、備非常　上雖難於還内而心念階忠、會中消陷虜城、爲虜致書乞貢、内云、不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嵩、且召對便殿、謂且柰何、嵩猶爲纓語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　上曰、然、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褎曰、禮部事也　上復問階、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

之否、上悚然曰卿策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遣譯者至虜所詰以用中國書而去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還我得以脩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孥其惰歸可十全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荅、階與李本從傍從臾之上曰可爾得毋驟乎、階曰虜鴟張甚、中外皆洶洶待陛下而重得一躍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上始首肯、階出會廷臣議、皆言求

戍將毋爲閫外圖何鸞曰是不悅階然方與嵩仇弗
暇也會有獲閒功　上優下階及兵部議鸞嵩皆獲
峻加且延世而蕃錄階一子入監讀書　上手注加
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仇鸞日驕
以必破閫得　上要挈眷寵亡而而其後言益不讐
頹縱肆要請無已　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
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閫警沓至尚嘆嗟不
肯吐大將印階密言其不可恃已發更置將　上歎

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為耳乃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僇於市家盡籍焉之始見仇鸞敗謂階同直舍將以自媒之而會詗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紀而智可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鸞常益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

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廉以貲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

孫檟、上嘉納、於嵩不盡售、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

進勳爲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

載、加少傅、九載、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錫賚褒諭有

加、上雖重階、而猶隱之、嘗分閣所進五色芝授

嵩本以方使隸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

瀾也、階懼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於保天子萬年者、

且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使隸藥、而階益精

事於　上所囑往不敢復持矣兵部楊繼盛論嵩罪
狀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囑陸炳加根究階
戒炳即不慎一及王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
左右耳公獨柰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憮然懼乃寢未
幾倭事起　上以所蹂躪多階鄉階又曉暢軍事以
故數數詢問頗得要領階又念虜移庭收宣大與虜
襍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

給月糧僅七錢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貲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貲八錢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貲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

上 上大悅令寀撰諭行之時給事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劾嵩不勝下獄究主使幾株及階 上不問階自是多稱病謝客日遠而益謹於撰玄應制以媚

上上益親之有所諮問皆舍嵩而之階嵩出直

故多不滿假入會妻死假父　上諭階曰卿亦歸葬
階對曰臣歸不如在直　上悅頃之　上所居永壽
宮災欲治之嵩言　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
也諷　上還乾清　上不懌更問階階曰永壽宮災
上僑居玉熙殿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笑之令
者楚蜀南恩肩不可復因令伐林即伐材亦不可以
歲月計今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
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需禮可計日就　上悅如

階議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時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閒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攻城外為備禦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褒階忠謀進少師子璠亦超為太常寺少卿會滿十二年考賚金綺羅緡階為人陰重有權略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分宜因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令璠往來嵩家

有見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某〻見遺者世蕃爲酒致階〻至爲忍啞受觴及後稍知 上聞嵩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受御史鄒應龍使劾嵩而嵩敗 上慫世蕃不賜階直廬曰毋入直入直家兒作奸階言當問何奸也陸愽走馬使酒俠邪爲奸長安市中也謂之外奸入直奸也其言比周爲奸朝堂以罔主上謂之內奸不入直蓋奸也 上悅以直廬賜階〻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

用舍刑賞還公論時衆爲數出直階請以時邀致直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〻則百美基專己則私〻則百弊生乃從之階既居首揆得主眷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屬大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筴歸功階〻力辭僅領下賞念以叢者夏言執政内閣自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則加公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而將士效百

死取功名於鋒鏑若肆爲稽故以要之於奏功疏擬
上云軍功論賞非冝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
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閣臣自是不復與邊功賞矣
大朝工完階自擬僅賞金一鎰幣二 上手筆加半
當是時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既以父絓尚書銜歆
列弘治尚書黃紱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階力諫而
止虜後由墻子嶺闌入直趨通州報至階草勅命大
將侯顧寰等爲九營〻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

濬等巡視九門內緹騎帥宋希孝帥其腹心將較往來于厰、以故中外人心稍定、而上方有司警斷章奏、兵部尚書楊慱得警急、不敢奏、謀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於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潮河、上令看詳楊慱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

得其所幽人畜糒重始　上以楊傳不豫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幽而任之入也怒甚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為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若毋如傳即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但傳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傳雖以景命祠鑾禁不敢蹤問二鎮兵皆其所檄者　上復問選令尾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　上以是誅選而不罪傳至幽退大還賞勤王將士忽以階與輔臣衣熇勤劳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

及尚書傳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芟
刈方憂愧之不暇至於臣傳方為臣言欲席藁待罪
而未敢幸 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賚
之可希始袁煒聞而咨階謂何故辭至是 上報諭
言傳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服階自是
為傳畫策往往先 上所獨事必中便宜始得保全
明年虜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 上憂以問階階謂
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果

將士慮也士何圖果為文智所距卻　上悅賞之金
階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州相聯絡為重以萬壽
進階為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堧遷尚寶少卿已而
袁煒以父疾失　上懽請急而歸卒於道階獨當國
內不自安數請增置輔臣屢乞休致　上不許乃進
嚴訥李春芳副之是時　上春秋高忌諱甚吏部左
侍郎高拱主貢舉考試　上問階拱論語試目曰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試目云民

之乘夷〻不同夷鹵哉拱大驚階爲剖解 上乃罷
嘉靖末年 上久疾忽〻不愈欲幸興邸階揆上體
不耐道途以對而 上意忽決階力言往者歲在己
亥聖駕有興邸之幸今二十七年矣 皇上自度精
力孰與其時計毋論比二十七年者即今 聖體違
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輦不安宮途不
遣殿其己亥歲鹵小警耳其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
出督外三鎮而內九門悉填重兵大臣巡視今邊堠

時警、軍實不充。倘都第空虛狡逆之徒乘而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疑。若夫乘輿遠行、有司斂民供億

全楚兵荒頻仍、有如此日。撫按所奏皆尚未之及也

上讀奏至狡逆之徒、乘而竊發乙之報曰、此八字不

可作常視、遂罷行。 上病益甚、階問安、報曰、病狀甚

苦、卿可先慮輔理非輕。 上崩、階草遺詔、請裕邸

報可、施行、詔傳之日、父老涕泣號慟、比於輪臺之悔

蓋階念 上英斷類高帝、獨晚節齋醮、織作不已、先

後言事諸臣、又得罪、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
政父、而於　上克終之德未光也、欽並具草以奏人
追舉故相楊廷和所草嘉靖登極詔、爲世廟正始正
終之美云、　穆宗即位、乞休不許、初大學士拱與階
同事、意頗相左、又以吏科給事胡應嘉劾拱閒　上
稍違和、即携書籍器用出直無人臣禮、拱疏辯會
上病贖不問、拱以是疑應嘉承望階旨恨之刺骨、及
高拱後用考察庶僚、應嘉與給事欽御史維新並坐

諭謂拱修復舊怨給事中李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史齊康者拱門生也亦論劾階有旨切責康妄言階乞休不許群臣憤激特疏數十劾拱者頗極醜詆有請尚方之劍以去大憝拱竟去位階亦求去不允乃出視事是時先朝得罪諸臣階既以遺詔次第登用之沒者舉其卹典天下士大夫皆悅階上疏論事者日益衆上時不堪目謂為欺上下諭命階詳處階請錄聖諭下示改省而已上亦覺弗罪士大

夫亦益悅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　世宗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　世宗置不問軍坐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脅求辭甚悖屬、階曰往已失刑再邀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會南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即有變有都督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掠孝陵於法不宜攻耳、公往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令都督疾擊殺之階度兵已嚴乃因兵部疏擬旨

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
者聽而依武營新軍散除隆慶元年也其秋　上欲
諳陵其明年　上欲使太監用等分監團營兵又欲
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皆諫止又明年以九
年再滿考文伯爵俸一子錦衣衛千戶賜勅獎諭宴
禮部起璠為太常寺卿階疏辭求退不許〻辭伯俸
及部宴戶科給事中張齊者嘗奉命賞軍宣大歸而
大言欲發兵十萬襲遏民之入岡回板升者階哂而

作之則又上他疏亦爲階所格因上言階事　先帝
十八年贊成神仙土木之誤及大行草詔反歷數
先帝過失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姻一言不忤
嵩敗背而攻之階爲臣不忠與人交不信北各邊告
急　皇上屢勤宣諭階畧不省求惟務養交固寵擅
威福而已上以齊誑誣謫外任階言臣孤負天恩慚
悚無地修撰玄文前後同事不止一人永壽宮燬臣
見　先帝寢居無所　聖衷焦勞又以　成祖舊宮

孝子慈孫似宜修復臣誠相度經營願不辭不諫何
由進罪若夫輔臣草詔是曰代言禹湯罪己興也勃
焉輪臺之悔奉天之勅至今誦之　先帝臨崩臣不
量淺薄欲於草詔之間成大行之盛德贊嗣服之新
政聞讀之時百姓萬民感動號哭莫不踊躍呼之聖
增遺弓之慟臣於　先帝毀輿忠輿臣輿嚴嵩同官
序先薗長安得盡抗調停勸諭外未知耳及其事敗
諸臣恃公論公法奏議於下　先帝獨秉公道主張

於上嵩父子處日月雷霆之際何待臣攻古者大義
滅親重國家也必泥臣信交則循黨不顧君父乃君
子長者矣國朝分設六卿遣徹事一歸兵部閣臣調
擬進止而已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綜庶務又非能如
今督撫官身捍邊圉而目視戰也若臣不肖則宜奪
臣職以謝言官不許再請許之宴勞錫予一從優倘
大學士李春芳等及六卿科道官皆疏留 上業已
許階左都御史王廷因發張齊奏命賞軍宣大時有

奸利恐事露得罪故論階自遮　上命逮齊下獄擬戍之人之高拱復用齊與齊康皆復官於是夙昔附階者盡反而傾階為階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訾松人遂訟階於瑞日以千百策影閔者且數萬排門逸捐撞擊嘩罵有司媚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坐戍遣者拱因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為我解試目於先帝因調旨駮其獄萬曆初階年八十大學士張居

正言階輔相　世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爲清一時朝政修明海內治安　先帝居藩　皇祖忍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今八十宜有優典　上遣使存問賜白金綵幣勅諭奏謝官其子中書舍人其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舉甲戌進士官光祿少卿階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

石匱書曰徐文貞沉毅明練可謂有相才但誠意之

學未之聞耳給事張齊新鄭黨也極其醜詆而海忠介辨之曰徐階在　先帝朝不可不謂之容悅之臣其在今日不可不謂之社稷之臣矣時人以爲確論又曰自古宰相退居而受有司御黨之凌侮未有甚於華亭者人皆謂新鄭報復之過余謂華亭實自取之也列第滿城邑莊田數十萬是不足爲取禍之媒乎藉令華亭之退居也聽事僅容旋馬薄田僅給饘粥彼媒孽者雖欲加之爲得而加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明　剡南張岱著

傅珪毛澄吳山列傳

傅珪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劉瑾惡翰林不附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奪預修者官珪降修撰瑾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　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

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内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徉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瀆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内臣又立監槍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濫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

如折肺腑閭民囂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邪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珪致仕即束裝就道既歸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闉城西蒔花植果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為樂絕口不談朝政不邇書朝貴有佳山水輙携親友往游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尋以微疾遂卒年五十有七遺命無請祭葬嘉靖初贈太子少保賜謚文毅

毛澄太倉州人成化癸丑以進士第一人官修撰陞右春坊右諭德侍東宮講澄聲音清亮義理明暢東宮爲稱於
上曰毛先生說書真正明白
孝宗大喜時中秋宴遂撤宴賜之
武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庶子兼侍讀丁母艱歸避居北郊未常一入城市時巨室有被誣當奏沒其產澄爲直之其人報以千金暮夜齎至澄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爲爾從耶其清介如此已已忤瑾奪級瑾敗陞學士尋陞吏部

侍郎初兵部尚書彭澤以處分哈密事得罪擬置重
典下部集議澄力言彭澤有功無罪彭得從輕　武
宗崩　世宗入繼大統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頭禮
以見者澄曰今如此後將何以加之　上聞而是澄
言吏部尚書缺廷推首以屬澄辭之再三聲色俱厲
錄迎立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指揮同
辭不允遂晉禮部尚書大禮議起澄上疏曰漢成帝
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

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備今皇上入繼
大統冝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
繼興獻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攷之宋濮安王之
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
光謂秦漢以來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父母爲帝后
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
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爲考
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

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以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皇上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　皇上宜稱　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上箋俱著名任皇帝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因錄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

覽獨排衆議爭之甚力　上初亦允行其議後以張璁疏入遂多變更澄素有脾疾至秋乃病常侯朝昏眩移時及無史事病遂劇乞骸骨不允命醫調治再疏乞歸內閣擬俞旨進　上愀然曰此輩老臣方切委任何遽至此曰疏方得請加太子太傅賜馳驛歸又遣中官致賓鈔爲道里費至興濟病作卒於舟中賜祭塟特贈少保謚文簡澄爲宗伯時新建伯王守仁奏請父王華卹典移書於澄澄答書言華有科

場詒譏不可予守仁慚恨復書曰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時以是推澄之執

吳山江西高安人嘉靖乙未進士廷對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歷宮坊累官禮部尚書分宜柄政山屹立不阿動輒與忤丹徒相公靳貴繼妻年未三十而寡比老其孫爲嚴氏客請旌儀制郎力爲之地山持不可曰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以風世耳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節孝夫人生前已受殊封矣柰何與

西婦爭靈寵乎華亭相公徐階不爲之言山正色曰相公處閣老夫人再熙耶階語塞嚴世蕃燻焰灼天他尚書唯唯惟命獨不敢犯山有求斷者姑應曰俟老父自言之趙文華死嵩以軍功爲請卹典山曰若人不戮屍足矣猶望卹乎卒寢其事嘉靖四十年二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上悅以爲天眷山獨以護禮畢報忻旨山引罪　上責其賣直沽名嚴嵩自西直使人請部急索賀表山曰吾誰欺欺天乎嵩奏之

故激 上怒於是吏科給事中梁夢龍劾山并劾吏
部尚書吳鵬 上無意去鵬姑令致仕而山冠帶閑
住初山得 上寵世蕃欲求為婚設酒享山呂本為
介山謝曰山無從得女遂罷酒一日 上諭嵩內閣
可回臣否意將用山山子告其父須赴分宜一揖山
斥之嵩遂銜沮比景王之國諭下部山遽上之國儀
注 上不懌不得已允行而山寵浸失至是奪職去
山即募一民舟行居鄉恬靜朴素角巾私第人見之

不知其爲宗伯也卒賜祭塟贈少保謚文端

石匱書曰國朝無謚也謚其官無旌也旌其賄謂尚有謚尚有旌也哉如王文成不得爲其父請謚而靳少師不得爲其妻請旌甚至天子弔詭自號一法王不可得扶宗之律亦靳靳乎不可犯已然則以三君子之執法如此而謂國朝之得謚與旌者其盡合於例與曰非然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明　剡南張　岱著

趙貞吉列傳

趙貞吉內江人以庶吉士積資至國子司業嘉靖中南薄都城下嫚書求貢詔禮部尚書徐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貞吉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階曰足下必有奇畫貞吉曰為今計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東之獄以開言路輕犢罪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為者　上壯其言手詔嘉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伍萬令詣諸將營頒吉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諭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還報命曰營遠臣未辭朝未敢遠去　上怒曰貞吉宣諭犒賞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候命且妄以未辭朝為

解下鄭衣鞫問逆狀之嫡筋洪典史初貞吉廷議罷
盛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曾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
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大恨
乃俾薦貞吉以行時諸軍與虜雜屯城下相去各數
百里貞吉僦民車致金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
貞吉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虜殺之故不敢速
六宣府軍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率易無當然一時

忠憤激烈人皆壯焉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
罷 穆宗即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
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 上悅之召入為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面恩之日 上令盡心輔佐贊理
國事貞吉言近來朝廷政事綱紀邊防廢弛寔多臣
不敢負委誓捨身為 陛下任事進語高拱曰數十
年人臣黨比成風共圖居上賄賂公行綱紀蕩棄以
致府庫空虛邊防廢弛人才風俗弊陋已甚公振而

作之在此時矣居頃之虜數萬騎大入大同總督陳
其學握兵觀望宣府總兵趙岢棄輕遠也巡撫李秋
副將麻錦等閉門鎖壁旬日虜去其學秋輒爲岢等
上捷大同巡按御史燕儒臣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等
皆駁勘治罪兵部覆奏降職奪俸而已貞吉言國家
最重邊防欲加整頓在朝廷紀綱賞罰乃紀綱之大
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當持祖法固是公論清議以
斷之夫主將不固守自有正律祖法也　皇上初年

處治薊州山西失事律一時邊臣竦然振厲國是也
儒臣鹵守所劾奏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
不廢清議也大同失事耳目昭然當事者不詘人以
伸法乃詘法以伸人臣老矣與參謀斷欲爭不能致
忠與術乞解職不許頃之從上疏論兵營制以飭
戎務其畧曰我例內外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
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
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

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
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
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
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
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
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
統於一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姝跣則特
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數萬人為左右

中前後五營各揀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較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令開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關外事平則納印歸兵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之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　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明年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揀將分統遣文臣巡覈較閱收戎政印則如貞吉言　上以

貞吉故事共事改協理京營曰閣視兼文武二臣世
爵流官互相爭長貞吉所論卒不能行也頃之以貞
吉兼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
欲挾權寵制諸臣慾假貞吉為分謗地貞吉即與受
事考察臺省諸臣既考所黜皆前後得罪拱者貞
吉抹解不得至於目中掀語拱曰大有之世匪彭無
答孔子曰明辯晳也夫哲人知幾知柔知剛知微知
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可保又何必極

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拱復衙故相徐階欲中以危法乃指摘　先帝遺詔謂皆仇視　先帝近於無君貞吉排衣起曰若是將如宋奸黨邪矣拱色變強留貞吉改票進不得遂於徐階與拱遂不兩立宣大巡巡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貞吉曰此邊陲幸事會有阻之者曰恐開邊釁貞吉曰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費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〻不在納降也惟當請暫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速令俺

答獻出叛人趙全等易其孫去所求封貢一切議行
制曰可拱益恨貞吉刺骨嗾其門人給事中韓揖右
諭貞吉指作翰政暗邀人心貞吉疏懇乞歸且曰願
上放從歸田里令拱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擅大權樹
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
上雖眷貞吉而拱交通中搆遂罷貞吉歸貞吉行後
函采選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　上以貞吉與議廕
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貞吉抵家諸門人請説教聖

水寺萬曆初年卒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諭祭贈少保謚文肅貞吉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常遊汴游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汝楠遂面問學貞吉為列圖明三教所繇起以儒者見之謂之儒儒者見之謂之儒佛者見之謂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礙出世之體未就而卒文章明朗雄健其為人英偉慷

慨至老不衰弟曰棠吉舉鄉試不仕數與貞吉講中
陰事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薦授國子監學正
石匱書曰吾讀趙文肅奏議未常不欷歔慨嘆想見
其為人文肅剛忠英偉宋之李綱趙鼎不是過焉雖
受知於世廟一阻於相嵩且阻於相拱名為見用而
實擯棄之救時宰相乃屈為伴食其肯靦顏在列乎
及賦歸來聚徒講學又豈得已也哉巷有惡犬沽酒
者不至余蓋重為朝廷惜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明 敘南張 岱著

楊繼盛沈鍊列傳

楊繼盛保定容城人七歲喪母諸母陳妬日役繼盛於豐使牧繼盛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覵里中兒誦讀排遜而心好之歸謂兄欲得從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艴然曰夫幼若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贈公奇而聽之學繼盛竟學然不廢牧

也十餘歲贈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殘吏繼盛遂
往代殘吏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
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
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天寒無下襦遶屋行
且溫誦日所聽令脛以上微煖得稍假寐亟鼓起汲
水手凍黏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
同舍僧俱亡去繼盛以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留
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

病疫亦作報至繼盛奔歸日夜不解衣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繼盛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業亦益進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繼昌計以弟入太學當捐貲為負債費不可則以八石穀廢著居曰毋溷乃兄為也繼盛游太學再試前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夫逈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稼歲繼盛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觴

日始弟所以然而從廢箸首懼不勝負笈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鏹兄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獘可乎兄憮然許已後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贈繼盛悉推兄使輸還復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後下弟再入太學將祭酒華亭徐階識拔之為指授經義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曉游曉素負鑒裁獨器重繼盛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文章典故是特

閣西韓邦奇為兵部尚書邦奇大儒繼盛從之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邦奇曰樂非他學比不可徒事口說必善製器自為作樂播之聲音旨相和諧然後為是遂自置斧鋸刀鑽攜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塤箎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從邦奇邦奇大悅曰狀更進是乎吾語汝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授繼盛以金鐘使之

擊而謂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怳若悟者起篝燈從俊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巳而十二管成邦奇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于耶邦奇既歸老語継盛樂不足以盡于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継盛乃徧習焉而會諸儒有講聖門之學者又從講學、庚戌秋虜大舉瀰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嘆唶曰當往者、継盛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

獨身取羊于耳、會南還、其明年滿三載考適繇山東
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登泰山絕巔、望
雲氣、慨然嘆天體之不盡、益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
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
侯仇鸞以雲中騎勁王驟得兵政　天子虛己聽之
而仇鸞驕且內從虜、虜請於三邊互市市馬、仇鸞主
之奏以中國幣帛議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
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殘獮我

陵寢虜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若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愉其兵食以助京師而怨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若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角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兵戍之變天下傾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羨衣媮食而自肆懈

天下餙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逆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今虜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莽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惜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背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非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朙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

遼酋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土番清水盟未可知也我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據他部我既無所懾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酋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是十年之後酋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酋

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非業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

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
內攻而惟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
非惟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
陛下主其事者益其人以迫於國家之深恩則倘佯
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悄閫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
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
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振獨斷發
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

臣請得為　陛下勑燕然之頗懸俺答之首於槀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逮三閣即勑曰繼盛言是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仇鸞怫憤曰豎子目不知兵宜共易之乃卒疏搆之　上意遂中變下錦衣獄考訊繼盛持論侃侃不撓獄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從法而狄道令嚴亟典史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繼盛務益敦其其職臨

洮氏翁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
楊與史云何不以及令也繼盛少暇則延邑諸生為
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相見晚而繼盛捐
俸祿益之來贄買求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教養
之狄道之境故多回夷其子稍異者三十人來從學
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按牘濫者伏粮得
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貿民間最重
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粮予之乃倣古井田意割

授諸生父兄使故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瘠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繼盛扶衛指揮平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令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僞巡按御史使下邑盛責僞者繼盛持其人曰御史無責僞也責僞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為勞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

已禍若矣為典史將三年其吏民爰之呼楊父諸生稱為關西夫子鹵數敗約入寇仇鸞奸大露罪至族繼盛言大信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到任三日又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遂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時論惡仇鸞刺骨而善繼盛策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仇鸞繼盛始選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

以報塞張夫人從旁哭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仇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聞言、瞿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畫其疏謀論相嵩低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旦、將上之至闕門、會　上方怒建諸言官、與疏意不合、越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感蠲問官猳鍊必欲置臣於死　陛下

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恩天地
隆恩不死遂躋之于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
往之年皆　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
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盖未有急於
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
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
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
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練王宗茂等

宗劾之疏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嵩之姦佞又善為遮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　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　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

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恥笑不意　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故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

諸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特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藁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歸罪於人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此壞 祖宗之成法

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
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萬一以粟本自任遂竊
威福之權　陛下用一人萬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
及黜一人萬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萬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
人萬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萬竊　陛下
之恩以市己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
群臣感萬甚於感　陛下畏萬甚於畏　陛下臣不

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推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
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
也嵩曰爾有嘉猷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
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
傳於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
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
天下後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

人臣善則稱君之忠采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而乃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鄭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傳嵩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

得眾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朋姦比黨譸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

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故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故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令任職管事夫忠嚴鵠皆世籍豢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上托疾得常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題授其私黨此俑既作傚效成風將應登等令

子胥功狀死遺戍皆嵩有以偪之也夫均一胥功也在蔣應奎等貪胥科道則劾之在嵩貪胥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也此胥朝廷之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罪當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窺伺之將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貪帥以寄干城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冊兒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常自誇為有薦鸞之功

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常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速禍始互相排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罪句闌皆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特兵

法學共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函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若泒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國之半機七大非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

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凡中書舍人徐
應豊罷黜荷蒙聖明洞察酌用夫應豊乃　陛下供
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
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
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
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
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
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惜害又何可勝數耶大

考察矩典也　陛下待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選陛下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累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臣
恐天下之患不在朝廷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
凡大非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嵩用事始一步
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賂勤者貪
如盜蹠而亦薦用介貌淳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
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節介者
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
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

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
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謟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
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
也嵩有十大罪昭入耳目以　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
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
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
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
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扎之以伺察聖

意先用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
則酬以重貲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逐
其進逆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
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
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
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
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
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

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轉展遮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一也嵩既內外彌
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衛門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將
厰衛官籠絡迎結姻親大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共
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
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共掩飾之計耳 陛下
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
牙乃賊嵩之爪牙其姦三也厰衛既已親矣所畏者

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晰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苟選之時又擇熟悉圓通出自門下者分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詣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違白即陛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故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

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煽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

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
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
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
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
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負險攻難去之成
兢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　陛下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況臣狂直
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

已硬死猶嵩尚存嵩之姦惡又百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采威自振朝局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惡繼盛戇而嵩方以

他事俱上意擒繼盛後下錦衣獄送鎮撫司打問先拶到手木絕供斷繼盛呼曰兇神在上尚用刑拷敲一百敲問主使之人繼盛曰當此時廷臣大半皆嵩心腹誰可與議者且盡忠在己豈必待人主使如有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爲之矣又何必使人哉夾一夾脛骨突出又問所以引用二王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雖能欺　聖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且未冊封奸賊必不隄防避忌譬如人家家人作弊家長

還太虛丹心炤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

回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忠魂

補掾慨受擧長肅以從繼盛從之七年而嵩姦狀大

露　上采御史鄒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

年而御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

鉅萬嵩竟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二年而　天子崩

遺詔褒録諸死諫者吏部以繼盛名居首贈太常寺

少卿録一子太學生謚忠愍立祠保定額曰旌忠忠

隱在獄時有一史應生者常為周旋奸黨威禁之勿為會人欲自其卒中救故忠愍常曰藏予血三年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又曰予以狂瞽下獄幾死者屢賴求漿于左右保護其不屈摧奸扶持善類迥出尋常萬萬其尊堂家書來又諭求渠予加意於予中間辭語有名公大人所不能道凡此皆奇人也宋司獄名秀山東寧海州人見忠愍冤遂致仕而歸張觀海者假城訓導與忠愍不相識至京謁忠愍於

獄遂稱心知忠愍送別序有曰自予下獄素相與者或遠避以示其疎或詆排以忌其狂間有下石肆毒以取悅邀功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不遑主張於公議之間雖時俗華惕以重禍不恤也視素交者為何如哉妻張氏宜人抗疏願即將臣妾斬首都市以代夫命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陛下語甚壯奏入為嵩所抑不得達

沈錬會稽人少讀書有異質從王文成游文成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伉俗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錬間從世蕃飲世蕃虐所狎客給事中酒非其任強灌之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一座愕然錬喜從尚寶丞

張遜崇飲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
賦已慷慨變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鹵闌入塞都門
不啟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鹵獲中貴人爲媛書
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犯而郊時
徐階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
會文武群臣計執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鹵所謂貢
者耶彼麗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耻　天子御
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釋言者旌功臣鹵因當自退而

檢討毛起躡嚅言吾姑欵卤以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貞吉進叱之爭之堅銶陵為中貞吉言判判不休太宰憂言恇而問曰若何小史也銶目攝之曰大史祟弗言故小史言胡恇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徐階持義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銶氣甚壯欲力吞卤幾得以身當一面單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蹲

其情歸必大勝不報特處嵩獨貴幸用事數蔑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糾進者將帥當事以懼誅益入賄於嵩以求免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而賄日以多於是鍊飲張丞所泣而哭曰詩不云乎潝〻訿〻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然柰社稷何乃抗疏言嵩父子翼虎社鼠悮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要言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沈鍊昔歲喧

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為名逮榜之數十謫田塞外鍊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抵保安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儻悅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從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鍊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贛爭為鍊詈相嵩以快鍊鍊亦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

背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恭榮以柔愞避鹵佚其觧則縱吏士取死人首夜微避兵人修之以為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鹵大入破應州四十餘堡順兒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修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觧而鍊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遷人非有言責毋為今鍊怒曰吾儕若豈亦有言責者耶若祝吾狠

在吾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居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卞人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病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家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

大帥時理兵部修前郤取中旨僇鍊籍其家子順一
子錦衣千戶指侯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
我薄我賞猶有不足乎謀之指取鍊二子扶救之而
移檄越逮鍊長子諸生裒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
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指誤國大罪 上怒謫嵩
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逮治而裒得釋居久之相嵩
敗世蕃論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為裒理還其
諸生 穆宗初詔復言事者鍊冤始大白贈光祿少

御賜茶採一子太學襲用諸生久次曆貢上春官伏
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指殺人黨狀詔捕順指
司寇獄論抵罪當國惊近郊時都門閉錄總謂陸炳
曰勿閉門閉門予敵瓦矣陸炳言於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錄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
盡削其稾驕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人咸讀而憐之
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
即褰次裒次襃死於難最少子褎以稱兒褎既白報

父譽推太學思於袞

石匱書曰楊椒山諫馬市請誅賊嵩二疏幾幾乎駱秦淡而上之雖治安策弗能過也故知死忠死義之人雖極龐豪極鹵莽然非天下之大聰明大學問大精細人不辦也何也無大聰明則見不到無大學問則識不定無大精細則情不深也椒山之學樂於歸尚書而疑神精思直欲起大舜而與語其識力何似而謂人可幾及乎沈青霞亦以詩文名下筆奇麗而

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故青霞之言屈宋也椒山之言賈陸也微其人文亦可孤行百世况惘之以二人耶奸黨百計死之謂死則已矣而孰知之人之文死乎不死矣